六百里
华夏文明五千年 太平猴魁六百里
黄山太平猴魁博物馆

www.huangshannews.cn
黄山日报

贫贱夫妻

□ 杨 烨

一

2015年1月5日，阴沉的天，冷风裹挟着绵绵细雨，我与儿子、女儿还有十多位亲朋好友，在殡仪馆向妻子杜丽琴的遗体告别，在低婉的哀乐声中，儿子海俊流泪致悼词："妈，我知道，尽管生活多么艰辛，尽管病魔那么纠缠你的一生，但你仍对我们充满了一片慈爱，你用全力的拼搏，呵护着我们成长，我们永远怀念你，我们将永远记住，你是一位虽然普通，却又充满母爱的，亲爱的母亲……"此时此刻女儿海云嚎啕大哭，她几乎要抱起自己的母亲，嘶喊着："妈，你醒醒吧，妈，你站起来啊！不管今生来世，我还是要做你的女儿，但是，你再也不要生病了，我多么盼望，你能做一个体魄健康的母亲啊……"灵车就要移向火化间了，我们四十六年的夫妻，就这么收场谢幕了，我泣不成声地贴着她冰凉的脸说："丽琴，你放心走吧，在天国好好等着，几年以后，我会来跟你作伴，正像过去我俩对话：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夫妻！"不知是幻觉，还是梦境，我好似见到她嘴唇轻轻启动，情不自禁地在吊唁大厅疾声呼喊："她没有死，我的妻子还活着，你们快来啊，救救她吧！救救她吧！"众人搀扶着快要跌倒的我，给我说了许多抚慰的话，——我迷糊着双眼，她安卧在铺满鲜花的灵车渐渐远去——丽琴，等着我，别走啊，我再送你一程……

妻子杜丽琴是1月3日突然撒手而逝的，前一晚，她卧床不起，我喂了她一碗稀饭，一个鸡蛋和一根香蕉，她很平静，吃得甚香，还用微弱的手拉着我，有气无力地说："杨烨，你真好。"我还总以为这是她长期服药的反应，隔日即可恢复正常——过去她也曾遇到这种境况。所以也就大意疏忽了，谁知这次是突发心脏病，待我电话110，救护车进家，她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是我耽误了你的疾病治疗，丽琴，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我内疚自责……

——此时此刻，唐代诗人元稹的《悲遗怀》涌上了心口："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二

妻子自幼丧母，跟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病故，即自立门户，独立生活。长期的孤独以及亲情的缺失，铸就了她倔强好胜而又孤僻的性格；我呢十七岁来皖南当农民，后来成为一名山村小学教师，在徽州山水之间，举目无亲，尽管父老乡亲曾给予我无私的关怀，但无法弥补家庭生活情感的温馨，就这样，两颗孤独的心，两个多难的人，结合起来了，那是1969年的春节，我31岁，她25岁。

我俩生活艰辛，自己每月工资不足30元，她劳碌一天，即使做足十个工分，也仅有五角钱。"新房"不足8平方米，置放一张床，就没有转身的地方。但我们不畏惧苦难，相信只要互敬互爱，辛勤持家，将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正当沉浸于对未来憧憬的时候，天有莫测风云，婚后不到半个月，她突然神情恍惚，语无伦次，甚至迷幻般地说："杨烨，有人要杀我你！""杨烨，周围的人都在谋害我们！"我惊慌失措，但还是强作镇静地抚慰："丽琴，我不会死，我们都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她时而张嘴大笑，时而失声痛哭，此情此境，我毛骨悚然，再不要痴想"面包、牛奶"了，只求平安，即心满意足了。

从此我就陪伴病妻走过了四十六个春秋。她的精神状况，时好时坏，但她处于正常时期，我尽量给她抚慰和关爱，巩固和延长药物的疗效。她呢，仍然坚信着，只要双手勤劳，就有明天的希望。记得她怀孕女儿，已至六个月，为准备产期的柴薪，一个人挺着大肚，攀山越岭，砍柴劈薪。一次在邻村的山头砍柴，被拦，对方扬言不但扣留已砍的茅柴，还要没收她的柴刀，她挺着大肚，与人抗争，诉说着自己的境况，竟然感动了邻村的群众，网开一面，让她背着柴火回家了。就这么一次一次的运作，小小的柴房，聚沙成塔，柴薪堆成了"柴山"。临产的那天，她肚痛得地上打滚，我却去邻近的公社上班，浑然不知。不知哪来的勇气，她虽然身无分文，竟然忍着剧痛，沿着盘曲的公路，独身向15里外的县医院奔跑，她有一个信念，到了医院，就有希望，因为这是"县人民医院"。她一路呻吟，磕磕绊绊，挣扎着，拼搏着，向前、向前，幸亏邻居的一位本家亲戚，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急速拉一辆板车，沿路追赶，最终在半途将妻扶上车子，向医院奔去。还未跨进产房，女儿哇的一声长啼，来到了这个世界。我闻讯立即赶往县医院，见她已平静地卧床而睡，身边是刚出生的婴儿。见我来了，本能地醒了，抱起婴儿，送到我的手上，温馨一笑："杨烨，这是你的女儿。"护士长进来了，她向我祝贺，并轻抚着丽琴的面颊："你啊，让我们虚惊一场！"歙县人民医院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保持着一股"救死扶伤"的责任，令我感激不已！就这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女儿海云随着一声啼哭，扑向了我们的怀抱，我做爸爸，她当妈妈了！

生活的道路多有荆棘，妻子历经艰辛，和我一起支撑着这个残缺破碎的家，只要精神处于正常时，劳碌不息，参加集体劳动，耕作自留地，上山砍柴。生产队里"分红"，她获得五块钱收入。这次我回家，她用这笔钱，买了一条鱼，烧给我吃，我不爱食鱼，但不知何因，总觉得这一次的鱼味道特别鲜美，吃得特别温馨。餐毕，她把女儿往我怀里一扔，拿起柴刀，要上山了！，我打开菜橱门，里面除了一小袋奶粉，半块萝卜，几棵青菜外，竟然全是马兰头、荠菜等野菜。为了这个家，她真的是"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作为一个堂堂男子汉，却无力托顶起这个"家"，我羞愧无言。

我们沉沦于窘境之中，却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亲切关爱，他们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帮助我从迷茫中超脱出来。在大家的安排下，丽琴参加过新筑公路的开山劈石，修建校舍的运沙搬土等活动，暑假教师学习班做过炊事员，目的是让我们能获得一些养家糊口的收入。丽琴不怕苦和累，"尽心尽职"地做粗工，心里想的是好不容易捧着的"饭碗"，不要被砸了。当然，在发病的时候，则是另当别论了，为此，给领导和朋友找了不少麻烦。我心里甚是过意不去，可是领导和朋友却给我说了许多宽慰的话。记得有一年暑期教师学习班，我的老领导方浩然先生又邀她去做"炊事员"，正是她的发病期，方浩然先生为此专门召开炊事班员工开会，特别强调："杜丽琴有病，大家要多体谅关心，不要与她顶真……"员工向我转达了老方的话，令我潸然泪下，谁说我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徽州山水之间，处处有亲人啊！我1980年调到县文化局供职，朋友毕观林先生负责歙县中学基建，也特地叫丽琴去上班。一次，她在学校操场又"神情恍惚"了，正逢校长汪和生先生路过，他追问毕观林，怎么招这样的人来做工？老毕详细介绍了我这个上海知青的遭遇，以及丽琴的情况，汪校长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好，好，有饭要留一份给人家吃……"老领导吴春恒先生更是绞尽脑汁，谋划着如何给我这个多灾之家，送来几丝温情，恰逢县文化馆播放电视录像，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物，观众还真不少。吴春恒先生喊我去，他说："看录像的观众还不少，我看让你老婆去看守自行车如何？" 我当然求之不得，文化馆的著名画家王立信先生，还特地给我写了几个漂亮的大字：自行车停放处。每天两场，每场均有20至30辆自行车存放在文化局大院内，丽琴发牌、收牌，甚是认真，脸上还绽放出少有的笑颜。一次晚上收班，她高兴地对我和儿子说："走，我们下楼吃馄饨去！"于是，我们三人在大街的小摊上，围坐一桌，吃起了鲜美的小馄饨，外加一只肉饼。餐毕，她慷慨地从口袋里掏出折皱的纸币："老板，付钱！"我坐在一旁，吃的是点心，却似在品味生活。什么叫夫妻同甘共苦，什么是苦中取乐，这一餐夜宵，也许是一个形象的注释吧！丽琴，如果你永不发病该多好啊！

三

我们的生活，在贫困线上维系着家庭四人的生计，妻子尽管时有神情迷糊，但仍坚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物质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别人东西，哪怕一分一毫，都不能贪为己有。记得1987年，省刊发了我一个剧本，获得一笔较为丰厚的稿酬，还有一次，我在省一家出版社出版一本散文集子，乡下的两位学生，是两位企业家，资助了老师一笔不菲的资金，她看见桌上堆着厚厚的几叠钞票，一时眼花缭乱，警觉地对我说："哪来这么多钱，当心，不要犯法，不该得的钱，要退回去！"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门口小店买烟，尚欠人家2毛钱，她知道了，又规劝我："该付的钱，就要付足，不能欠人家，他们开小店，赚钱不容易。"说着，从自己的钱包里取出两毛钱，步履匆匆跑下楼梯，还了欠资。由于妻子的言传身教，我们的孩子也潜移默化地受到良好的影响。父母的一举一动，就是孩子的教科书。

还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她看管自行车，某次，她急匆匆到家叫我帮助看管车辆，说是自己有急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她出了什么大事，她已是人无踪影，大约半个小时后，她涨红了脸，喘着气跑回来，手上拿着一只闪亮的新车铃，还欣慰地说："咳，跑了半个城，总算买到了。"我更是一头雾水，你买车铃做什么？她这才揭开"谜底"："一辆车的车铃被盗，我要赔车主的损失！"要知道，看一场自行车，收入总共也只有两块钱左右，而这一只车铃，却要五块多，这时，妻子顶真地说："人家把车交我管，我就要管好，要知道自己的责任。"这话从她嘴里一字一字地像清澈的泉水一般，流淌出来，她又不像是一个"神情恍惚"的人了！

四

似水年华，瞬间而去，转眼间，女儿成家，儿子研究生毕业，谋得了一个称心的职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逐渐宽松。然而岁月无情，我俩亦显得苍老了。这些年，妻子再不像过去那样"行如风"了，她步履蹒跚，出门在外，牵着我的手，过马路，挤公交。我戏说："我们就这么牵手走下去，只是到时我走了，你怎么办？"她嗔怪地说："要走，我先走，也就不再拖累你了。"如今，你却真的走了，丽琴，我真想再牵着你的手，在人世间，来去匆匆，然而，你在哪里啊，我怎么牵不住你的手哩，回来吧，让我们再一次牵手过马路，再挤一次公交……

这些年，我俩形影不离，奔北京，到上海，还根据国家政策，将她的户籍转到上海，跟上海的居民一样，享受低保，美好的生活蓝图，正在我们眼前向前铺展。记得有一次乘飞机去北京，穿过朵朵白云，俯视无际蓝天。我问："身在高空，你怕么？"她笑着回答："有几百人和我在一架飞机上，怕什么？"她惊奇地指着前方："杨烨，你看，远处的云都堆成山了！"见妻子愉悦的表情，我也笑了，心里想：要通过我和儿女的努力，一定要给她一个愉快的晚年生活环境。2009年10月，恰逢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在这一年的10月2日，携她去天门安广场观光，这是大阅兵的第二天，广场彩球缤纷，红旗招展，编织堆积的花山，灿烂耀眼，她置身此境，兴奋不已地感慨：天安门好漂亮啊。我们在金水桥畔，观礼台旁，留下一张双人合影——结婚时，因贫困等条件的制约，我们没有合影。今天，在新中国六十华诞的日子里，我们在祖国的心脏拍下了这张照片，国庆家喜，这既是补拍的结婚照，亦是我俩银婚的留念吧。

现在，国家强大了，生活也富裕了。儿子、女儿都在一线城市拥有了自己宽敞的住房，也像许多人家的一样，购置了自己的轿车，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小外孙又考进了复旦大学。应该说是苦尽甘来，生活之路已是铺满鲜花，然而，此境此情，丽琴你却抛开了我，自己不声不响地走了，又一次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无言以对，只能反反复复地低吟着一句话："丽琴，走好，等着我！"梦境里你又出现，不再神情恍惚，而是笑容满面。我的脑际时时回荡着你生前从电话里传来的那句充满歙县南乡声调的话："杨烨，来家了么，夜都深了，怎么不回家啊？"

苏轼的《江城子》，让我刻骨铭心："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北海春晓 俞金花/摄

青春之歌

□ 汪少飞

时值2016年五四青年节，谨以此文，纪念我们60后已经失去了的艰难、迷惘而又美好、闪光的青春。

——题记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一支难忘的歌……"这是一支感动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歌——电视剧《蹉跎岁月》的主题歌《一支难忘的歌》。我常常带着这支歌的情绪，翻看自己留存多年有些泛黄的笔记本，那稚嫩的字迹，久违的名字，动人的场面，如静谧而遥远的夜空上的点点星辰，在我的眼前闪亮，翻闪着我煤油灯下的青春岁月。

时光刚刚迈入八十年代，中学毕业回乡务农的淡淡伤感，很快被热血沸腾的团组织开展的活动所感化。晚上，青年男女们聚在一起或看报或唱歌或聊天或讲故事，白天挖山、打草的辛劳一扫而尽。我的山村地处黄山西南麓的一个山坳里，有60多个活泼、聪慧的青年男女。当时走的是板车路，点的是煤油灯，每逢夜幕降临，昏黄的灯光闪着幽怨，无歌的山村死一般沉寂。但我们几个回乡的小青年在队里却觉得很美。在高山上，我们几个伐木的后生双手枕着后脑勺，透过枝叶的隙缝，遥望蓝天上飘忽的白云浮想翩翩，躺着、想着便打起呼噜来，云彩便成了我们青春的梦幻。直到老队长的高嗓门儿吆喝着收工了，我们才在梦幻中醒来。收工了，总得伐几根木头下山交差，于是我们"哥俩好啊肚皮叫啊……"的划拳，谁输了谁伐。当我们唱着"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最后一批下山时，老糊涂的队长还表扬我们"积极"呢。为这，我们捧腹大笑了三天。但笑过之后我们便陷入深深的忧思……

农村在变革，但变革不能没有歌。外表文静而内心却不大安分的我忍不住了，决定牵头组建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团组织和队里的支持下，在昔日队里"斗私批修"的大会堂里，我们用木板搭成了平宽的戏台，拉上了紫红色的帷幕。此后，在退了漆的饭桌上甩老K的后生们亮着嗓子来了，"焐"在火桶里打毛线的姑娘们披着红纱巾来了，懒洋洋的冬阳下拉垂着脑袋的老人们也来了……宣传队里有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个头一般高，辫子一样长，苗条或丰盈，嗓音各具千秋，她们成了宣传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煤油灯的火苗扑闪了一个闲冬后，后生们的锣鼓打得有板有眼了，姑娘们的表演唱得像模像样了，尤其是那时刚刚时兴的相声这一曲种，春节前说得全村老少笑得前仰后合。那年春节前，宣传队排的就是我编创的相声《风灾》，说的是农村大操大办红白喜事成灾的事。在公社演出时，宣传队一位男"歌手"的一首《牧丹之歌》，唱得掌声雷动……

村前的草地黄了又青。我被大伙选为团支书。我所在的行政村有5个队，分散在20多里的大山里。支部集中活动显然不切实际，以我所在的最大的团小组为点，带动各团小组的面方为上策，但宣传队的活动形式已难以适应不断深化的山村变革。几回回在煤油灯下凝思，和村民兵营共建"青年民兵之家"的念头萌生了。

安"家"首先要钱，经我再三游说，老队长只答应给150元。那时150元并不是个小数了，但还是不够，怎办？那是一个冰雪未融的残冬，早上村里尚未冒烟，我便和大伙将残留在雪路边、河沟里的散落毛竹搜集起来，集中扎车（板车），拉到20多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卖。手冻得失去知觉，经火一烘便割肉般阵痛。风雪虽寒，但望着雪路上放竹车的青年男女们，我的眼眶和心里始终是热的，而全然不知或不觉雪后结冰的高山小路步步惊心，路下便是万丈悬崖。

安"家"要房，我们便腾出队里的一间"知青"房，逢活动便搬出队里的一台转盘"三用"机。这虽是台老掉牙的家伙，却是我们最值钱的家当了。我们搬来了队里多余的桌子，用在雪地里抠出的钱买来了象棋、扑克、图书，再在墙壁上贴上手抄的歌词等。逢雨日和夜晚，少男少女们便往"家"里钻了。那时，我开始接触了中外的一些名篇名著和中外电影。在煤油灯下，我给大家讲《生死恋》的高岛、《人证》中的八杉恭子、《追捕》中的杜丘和《人生》中的高加林等。山村歌声的旋律也变了，由"九九呀那个艳阳天来，十八岁的哥哥等着那小英莲"，到"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和"冬天里的一把火……"大伙还学会了《踏浪》、《外婆的澎湖湾》等，尽管不少男女"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眉目传情也"，我亦然，只是，她嫁出了大山。后来，我们又创办了辟有本地新闻、青春风采、生活指南、文学园地等栏目的墙报《南阳报》，图文并茂，及时更新，颇有吸引力。

光有歌声是不够的。在大伙的倡议下，由我执笔给地方上"一把手"童怀伟写信，呼唤山区需要一条现代化的公路。距发函之日仅隔六天，领导赶来了。同年三月，拓建太（平）黟（县）公路太平段的炮声，震醒了沉睡了千年的古道。

村里有声有色的共青团活动，迎来了市及毗邻乡镇相关领导和人员"取经"，我也因此被评为本地10大优秀共青团干部。

弹指一挥间，我离开故乡的山坳已20多个春秋了。但无论是当年在条件艰苦的故乡的乡政府上班，或是后来在部队的宾馆供职，还是现在城区机关工作，那段煤油灯下的"共青"情怀和青春岁月都使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她是我青春的岁月汇成的一条河，是这条河里飞出的一首深情而难忘的青春之歌。

为了承诺 他坚守着

□ 孙国钧 叶春梅

有句老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手艺，顾名思义即是手工艺术。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如秤匠、针匠、棕匠、锡匠、桶匠……等手艺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黄山区却有着这样一个青年，为了承诺，坚持在风炉前，将风炉制作手艺传承下来，他就是三口镇青年罗贤政。

风炉，当地人俗称"锅炝炉子"，是民间用来炖汤煲粥的工具，用炭火炖出的汤、粥格外香。老太平人有这么一段话"焦村的雨伞饶村的缸，三口的锅炝炉子传四方"，里面讲的就有三口镇联中村的风炉。如今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风炉只能在农村中偶尔见到，原风炉制作手艺人要么改行，要么年纪大了而放弃，风炉手艺制作到了后继乏人的地步。罗贤政的祖父、父亲都是风炉制作手艺人。他不到20岁就给父亲当助手，掌握了风炉制作技艺，一干就是25年。8年前父亲年龄大了，不能继续从事这项手艺，生怕他也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放弃，使这行手艺失传。他向父亲作出承诺：一定会把风炉制作坚持下去！他说到做到，不管别人怎么劝说，都坚守在风炉窑旁，成了如今全区仅存的风炉制作手艺传承人。

他爱上了这一行，用他的话来说：机械玩得再转，也体现不出手工的艺术。说起风炉制作，他如数家珍，并亲手示范。风炉制作说来简单其实也不易，做炉坯第一道工序是选土。土太粘烧制易炸裂，过松炼制时又易散碎，必须七成粘性，才是炉坯的好原料。第二道工序是踩泥。这是个力气活，用水和泥，湿度均匀，然后用木棰反复用力捶，揉成团、上下掼跺，使之柔软如面筋。第三道工序是制模，他随手抓起一小块泥团，用左掌心托住、右手大拇指在外，食指、中指在内，由慢到快转起来，随着模坯的转动，只见原先的泥团很快就捏成四壁均匀，上宽下窄底部平整的风炉模型，一个人每小时只能做5-6个。第四道工序是打封，也是就将阴干一天后的初坯打炉眼、开封门、安炉耳。直径大一点的风炉风门内还要留一根立柱，加固炉膛，这样一个完善的炉坯就成型了。随后只要将炉坯搬至阴棚内晾干，等待装窑烧制。俗话说：风炉"三分制，七分烧"，这就说明了烧制的难度，装窑有讲究，罗贤政待在窑内装窑，妻子帮他传递。他接过炉坯上下重叠交叉，由下到上、从内到外，层层安放。稍有不慎，炉坯倒塌，就前功尽弃。窑内空间不大，人待在窑内闷热，春秋季节尚可，夏天那就闷热难当了，干不到多少时间就汗流浃背，出来换换气，然后接着再装。每窑可装七八百只，一窑装下来也是筋疲力尽。装好后就封闭窑门，点火烧窑。烧窑用的是茅柴，茅柴火力旺，边烧边加柴，不能停歇，保持火势。当窑顶喷出浓雾时就必须铺上茅草、复土、喷水，保持窑内高温反复数次，直至窑顶雾尽就开始闭窑，经过一天一夜的封闭，数百只风炉就制成了。望着自己的成果，他欣慰地笑了。

风炉制作过程长，工艺复杂，一般一个月才能烧一窑，价格又不贵，罗贤政也只是凭着对父亲的承诺，加之对这行手艺的爱好，一直坚守下来。他平时利用农闲时每年烧上3-5窑，生产风炉2-3万只，一可满足市场需求，二可增收近3万元收入。说实在的如今一个男子汉，打工也不止这点收入，而他却认为钱好挣，技艺却不能丢。都说物以稀为贵，他制作的风炉成了市场的抢手货，除了供给本区市场外，还有不少外地商贩慕名前来求购，更有些游客购回作为工艺品收藏。他认为自己至少还能干个二三十年，如果有人想学，他也愿意传授，不至于风炉制作手艺在自己这一辈失传，那将是他最大的遗憾。三口镇政府对他风炉手艺传承也十分支持，正着手将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申报。

看不完的绵潭戏

□ 江伟民

"砍不完的九砂柴，打不完的漳潭鱼，看不完的绵潭戏……"在水乡深渡羁留多年，最入心的莫过于留传当地的三句俚语了。九砂是个小村落，掩藏在山坞密林间，在深渡隔着一条新安江，隐约可见枝桠间偶然显露的墙头。漳潭与九砂同处深渡对岸，却在十多里外的上游，与绵潭隔江斜对。漳潭村前原有深潭，新安江筑坝蓄水之后，江水更深，鱼类众多。新安江水清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我的描述，是为了说清楚俚语的前两句。而本文的重点自然是"看不完的绵潭戏"了。

三月的新安江碧波荡漾，两岸翠绿金黄。一个被诗仙叹为"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神奇画卷，在微风飘拂下的阵阵油菜花香里缓缓展开。绵潭，就是一个挂在画中的古朴村落。

绵潭村不仅是新安江山水画廊主景区之一，也是名烁中外的"三潭枇杷"中的一潭，除此之外，名头更盛的怕是当地流传至今400多年的绵潭戏了。

一个春耕时节，农村人都特别忙。一近埠口"将军埠"，依然听到了绵戏声。这里的演出，并没有因为村事繁忙而停滞。台上的演员们大抵上了年纪，即便再多的粉黛也难以掩饰岁月的沧桑。数百年来，这些土生土长的绵潭人，白天荷锄南山，晚上结伴唱戏，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坚守着新安江畔那道独有风景，把绵戏唱到今天。

村里人相传，明中后期，绵潭出了一个保家卫国的将军，后来将军返乡，村人唱戏迎接，此为绵戏之始。过了将军埠，就是一个偌大的大厅和戏台，可容纳千人。新世纪之初，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推出后，绵潭戏成了景区的一个重要部分，每天轮番上演。当地十多个爱好唱戏的村民捧起了唱戏的饭碗，工资从原来的三四百元，涨到了现在的900元。从自发的喜好、传承，到走向职业化之路，当是绵戏发展史上的大事了。

说起绵戏，许多人或许会产生一些误解，以为是绵潭人独创的地方戏曲。其实不然，"绵戏"是数百年来绵潭村民以自己的乡音模仿多种戏剧腔调，而逐渐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民间戏曲，既有京剧、黄梅、绍剧等剧种的韵味，又掺杂着浓郁的歙南方言格调，给人一种似曾相识又似懂非懂的神秘感觉。或者直白地说，用乡村俚语跟着广为流传的名段拍调哼唱，唱出了自己的特色。独特的"绵戏"腔调，娴熟的"绵戏"功夫，一招一式之间，一眸一瞥之下，却是颇具专业。

绵戏传承多为手口相授，师传徒，徒又传徒，在一代代绵潭人中传承延续了下来。作出努力和成就的就有不少，当地村民胡冰就是其中的一位。胡冰是一名教师，不仅能书善画，吹拉弹唱更是一把好手。即便在远离家乡的杞梓里镇坡山教学，也总不忘在节假日里回到家乡，手把手传授，不遗余力。胡冰从唱腔到念白再到做打，一丝不苟、一板一眼、一招一式地教，两位农民出身的男女主角认真刻苦地学，演出大获成功。在当年，这出戏还被选到县里参加了汇演。一个村里的业余剧团排出这样精彩剧目，一时轰动了县城。胡冰已辞世20余年，现在我们只能从拍摄于30多年前仅存不多的剧照和当地村民的回忆中去了解了。

"绵戏"戏味足，乡味浓，兼容各家又不落俗套，唱腔圆润，动作标准。"唱不完"三个字有多种注解，其中之一是唱个不停。绵戏时时演，天天唱的繁华景象，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也没有断过。徽商鼎盛时期，绵潭村在外经商的人很多，逢年过节，一些富商则会邀请外地戏班回村搭台唱戏，既显示了身份，又愉悦了乡邻。在戏班子进村演唱的日子里，好戏的村民便用当地方言模仿各种唱腔，学习各种手势、走步，闲暇时加以练习，最终走上舞台……后来一些外地过往商船也把来这里"听听绵戏喝喝茶"当作旅途的一种休憩，由此，"绵戏"渐渐声名远播，一直流转至今并成为徽州有影响的地方剧种。正是因了绵潭人，胸襟广阔，博采众长，又加以修饰，才让一个村的戏名源远流长。而徽商的崛起，又为这种传承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保障。在新安江大坝没有建成之前，当地的戏台搭到了河滩里。一年四季，必有绵戏可看。

"放下采茶箩筐，换上绵戏服装"，农活演出两不误。数百年来，绵潭村正是有了这一班"草根演员"们对"绵戏"的执著和热爱，才使得我们的民间艺术得以代代相传，经久不息。

本版责任编辑/阮文生
Email:hsrws@126.com